家禮或問 全

共五

家禮或問序

夫禮者人家日用當行之正理而須臾不可無者也是以紫陽先生嘗參古制輯羣說以為家禮一部丘瓊山亦作儀節以羽翼之其所以斟酌義理開示後人之意亦已盡矣而但世有今古事有常變其儀章節目不能無隨時而異宜者故我東諸賢者亦皆反覆參考更相論辨異於今者酌之失其常者裁之曲恩旁推俾不失禮經之本意此固悉出於一時權變而于人情不容已者也特其言隨問隨答或同或異倉卒考閱無以領得其條緒余於是竊就諸賢遺集採其論說及於禮節者以紫陽書五禮為目而從其類分屬焉且其間或有一段道理不繫於此五者則

以雜禮錄之附於卷末遂題其牘面曰家禮或問非敢竊擬於古人之撰述直欲自便省覽以備一家之用觀者幸恕其僭越也旃蒙作噩重陽日後學烏川鄭頤達謹書

家禮或問目錄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喪禮

卷之四

喪禮

卷之七

喪禮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家禮或問目錄

家禮或問卷之一

卷首圖

或問祠堂之制欲依家禮而家禮所載圖自今觀之似有未解退溪李先生曰祠堂圖多與本文不相應未詳何意

或問愚伏謂家禮圖乃楊氏復所爲也然否金沙溪曰楊氏乃朱子門人而神主圖有大德字大德即元成宗年號也鄙意此圖疑元末或大明人所爲也

或問五服圖前面下方所論本生父母亦爲之降服不杖朞是何意義沙溪曰家禮圖與鄭道可沿革圖皆本此而言齊服不杖朞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疏言報者既深抑之使同本疏往來相報之法故也按既曰往來相報則

本生父母之爲之也亦當如兄弟之子服不杖朞矣

或問服制圖父之姊妹不杖朞而嫁則降小功姪女亦不杖朞而嫁則降大功以報服言之所降輕重不同以尊卑言之尊之爲卑何重而卑之爲尊反輕此有何義歟沙溪曰凡出嫁者只降一等而已家禮圖爲姑降二等乃誤也非但此一條爲祖姑小功嫁則降緦麻而圖則嫁無爲從姊妹大功嫁則降小功而圖則緦麻此數三條當從本文降一等爲是圖之誤處此外亦多有之

或問云云 問辭同上 鄭愚伏曰儀禮喪服篇大功條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家禮圖所謂小功者乃傳寫之誤也圖中如此誤處甚多可證之本註也

或問主式舊用皇字今用顯字皇與顯何義沙溪曰通典曰周制諸侯五廟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註鄭玄曰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也丘瓊山曰皇與顯皆明也其義相通

或問韜藉之制不見於家禮本文愚伏謂非程朱之制瓊山儀節有不必用之說何如沙溪曰朱子答李堯卿云考用紫囊妣用緋囊此非韜制而何其制本出書儀云○考紫妣緋何義曰馮氏集說曰古人重紫輕緋故有此分又云宋公服一品至三品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小學註三品應服紫五品應服緋云云按尚紫非古乃唐俗也而先儒用之者姑從時俗耳

附註

或問家禮逐條下附說未知誰所編入也沙溪曰周氏復曰文公門人楊復附註於逐條之下者可謂有功於家禮矣復別出之以附于書之後恐其間斷文公本書也抑文公此書欲簡便而易行故與儀禮或有不同如婦人用今之衰裳吊喪者拘俗而答拜之類其所同者又不能無詳略之異昏禮之六禮喪禮襲斂用衣多少之類楊氏往往多不滿之意復竊謂儀禮備其詳家禮舉其要蓋并行而不悖也故文公雖著家禮而尤拳拳於編集儀禮之書遺命治喪必令參酌儀禮書儀而行之其意蓋可見矣好古而欲盡禮者固有儀禮在楊氏之說有不得而盡錄云

通禮

祠堂

或問祠堂之制欲依家禮不知正寢是今之中堂廳事是今之外廳否退溪曰正寢與廳事非係祠堂之制正寢今之東西軒待賓客之處然古人正寢皆在前而不在東西故曰正寢前堂也廳事如今大門內小廳所謂斜廊者耳

或問今之祠堂無前堂後寢之制位置排設猶可比較而爲之耶愚伏曰前堂後寢是廟制今祠堂之制自與古廟異故位置排設多不同不可相牽合比較而論其同異也

或問家禮祠堂章所謂衣物卽遺衣服耶父母遺衣服固不忍他用而其數頗多則似不可盡存如何其所謂神廚

卽備祭物之所耶愚伏曰遺衣服祭則設之或以衣尸乃是古禮而今則無之不如多用於大小斂得之矣衣物卽衣服及他服用如顧命所陳之類神廚卽具祭饌之所○曰父母遺衣服不能盡用於大小斂而今不用尸則亦不可以衣尸藏之祠堂果無所用而旣不可他用則依漢朝原廟之禮藏之祠堂而時時設之亦如何神廚乃備祭物之所而在祠堂垣內殊非君子遠庖廚之義如何沙溪謂漢之原廟藏遺衣服月出遊之儀未知是否不須援而爲効祠堂內神廚非殺牲之所只臨祭時炊煖羹炙而已與遠庖廚之義自不同云云曰沙溪答皆是

四龕

或問龕其制如何退溪曰龕字書以爲塔下室蓋室之小
者
或問士大夫祭四代不爲僭耶退溪曰祭四代古禮亦非
盡然禮記大傳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說者
謂祫本諸侯祭名以大夫行祫祭高祖之禮有自下干上
之義故云干祫以此觀之祭四代本諸侯之禮大夫則家
有大事必告於其君而後得祭高祖而告之不常祭也後
來程子謂高祖有服之親不可不祭朱子家禮因程子說
而立爲祭四代之禮蓋古者代各異廟其制甚鉅故代數
之等不可不嚴後世只爲一廟分龕以祭制殊簡率猶可
通行故變古如此所謂禮雖古未有可以義起者此也今

人祭三代者時王之制也祭四代者程朱之制也力可及
則通行恐無妨也

或問高祖之祭準以古禮則士大夫分不當祭而朱子著爲家禮何也退溪曰祭高祖斷以古禮則士大夫似不敢祭然高祖旣有服禮記又有干祫及高祖之文故程子以謂不可不祭朱子因著爲家禮今好禮慕古之士依此行之豈爲僭乎但時王之制祭三代有典夫子亦從周則又恐難於據家禮盡責人人以行此禮耳

或問家禮祭四代五禮儀祭三代當從何制鄙家依國制設三龕今若依家禮祭高祖則考位當入祔位否退溪曰家禮雖有四代之祭今五禮儀只祭曾祖以下當遵用時

王之制也其間或有好古尚禮之家依家禮祭及高祖則必有高祖當入之龕矣今亦祔位之說甚非也

或問國典士大夫只祭三代而家禮祭四代當何從且有疏數不同之說此義何如退溪曰士大夫祭三代乃時王之制固當遵守而其祭四代亦大賢義起之禮非有所不可行者今世孝敬好禮之家往往謹而行之國家之所不禁也豈不美哉但其疏數不同之說古者廟各爲一故可如此今同奉一堂之內而獨疏舉於高祖一位事多礙理如何

或問今世士大夫家或祭四代或祭三代何者爲得沙溪曰祭三代乃時王之制然高祖當祭不但程朱有明訓我

東先賢如退溪栗谷諸先生皆祭高祖云問今人不祭高祖如何程子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如是朱子曰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爲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又曰雖庶人必祭及高祖今世之遵行此禮者不爲無據

或問古者昭穆之制甚明而程子以西爲上四代列序之意何也今之士大夫立廟未可爲昭穆之制耶自天子以下降殺以五以三而程子之必以四代者何意耶鄭寒岡曰以西爲上而自西徂東之制非出於程子自漢而然矣

程子以高祖有服不得不祭非有取於降殺以兩之義也

或問奉祀代數國制與家禮有異當何從愚伏曰祭三代乃是時王之制退溪先生答學者亦曰當遵國制士子好禮之家從程朱之論祭及高祖亦不妨云云蓋程子之言曰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必至於高祖下至祭寢亦必及高祖不記本文大意如此朱文公屢稱此言家禮亦用此制故退溪有此說矣

或問祠堂龕室遵國制爲三今欲作四而廟甚狹東壁下添一龕何如退溪曰祠堂三龕欲增作四龕而患狹隘與其取東壁添作一龕愚意不如取西壁東向本始祖居尊之位今以爲高祖之室非但有居尊之義仍不失遞遷而

西之次未有不可若考妣居東西向古禮無可據矣
或問前後室三神主共安一櫝否主人後出則前後坐次何如退溪曰朱子云繼室亦禮聘當幷配然未知共一櫝或異櫝耳坐次不可以所出前後有改易也
或問先後妣共櫝否退溪曰滉家兩妣同入一龕而先妣共一櫝後妣別櫝安別牀及出主行祭時先妣共一卓後妣別一卓聯席而坐蓋兩妣幷祔朱子答李晦叔書已言後妣別櫝雖不明言其勢似當如此
或問兩妣不可合櫝而奉祀子孫若後出所生祖母與祖考異櫝亦無未安於情乎寒岡曰於情未安則元妣不當祀乎先賢講禮多說此事朱子深以爲未安

或問考妣神主合于一櫝若父有三室四主各櫝則龕狹難容合于一櫝則奠獻之時奠物遠隔神主未安或有四主分爲兩櫝考與先室爲一櫝第二三室爲一櫝此亦似未安寒岡曰考與先室爲一櫝共一卓則或可矣二三室合一櫝而共一卓則似甚未安不得四位各卓則寧四位共一卓而盞盤飯羹炙肝之類各設恐無妨於不得已之權宜也

或問人有繼室或三室則其葬其祭似皆合祔而今人多以有子者爲主無子之妻或不作主恐乖禮意如何沙溪曰程子曰合葬用元妃配享用宗子之所出張子曰祔葬祔祭極至理而論只合祔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昏未嘗

約再配是夫只合一娶婦只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夫豈得以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其祔雖爲同穴同筵几譬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祔以首娶繼室別爲一所可也朱子曰程先生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嫡母無先後皆當并祔合祭與古者諸侯之禮不同又曰夫婦之義如乾大坤至自有等差故方其生存夫得有妻有妾而妻之所天不容有二況於死而配祔又非生存之比橫渠之說似亦推之有太過也只合從唐人所議爲允況又有前妻無子後妻有子之礙其勢將有甚杌隉而未安者惟葬則今人夫婦未必皆合葬繼

室別營兆域室亦可耳黃勉齋曰今按喪服小記云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再娶之妻自可祔廟程子張子考之不詳朱先生所辨正合禮經也

或問支子生而立齋死而爲祠亦可否退溪曰以生時居處神所依安故也

班祔

或問祔主當於祖考妣室西向奉安而國俗祠堂例不寬敞龕室亦小然不時則或可以容祔主至於朔望俗節設酒果之時尤覺不便如何家禮祠堂圖置祔位於堂東壁下此何所據耶退溪曰祔主祖考妣室西向奉安古禮然也今同堂異室而龕小難設正如所喻嘗反復籌度未得

其室欲從古禮者不如寬作龕室令其可容西向之設及其設酒果時出置東壁下行之庶或可也

或問祔位之祭劉氏引朱子說謂右丈夫左婦女云云時祭設位則祔位皆於東序或兩序相向尊者居西云此則不分男女只以尊者居西兩說不同今當何從沙溪曰果有二說而夫婦神主相分未穩鄙家從下說

或問長子無后次子之子奉祀長子則無人奉祀坐於東壁之祔位此長子乃前日奉祀之宗子而今坐東壁之位若以魯閔僖之立次言之先承正統者雖弟亦得以位兄之上況以兄而爲宗子者反居於不曾奉祀之弟之下極礙於情理若緣此而以無后之兄位於奉祀者之父之上

則士禮異於諸侯何以則不違於情文乎沙溪曰長子無后而死次子承重則長子雖嘗承重當班祔無疑若帝王家則雖以叔繼姪兄繼弟亦有父子之道今不可引以爲證

或問禮妻祔于祖妣則祔後仍爲入廟否退溪曰班祔註妻祔于祖妣所謂者是既祔而主還几筵及喪畢別置他室或子室可也

或問先生答鄭子中問目云既祔而主還几筵及喪畢仍祔祖妣或別置他室云家禮祔下高氏別室藏主之說先儒非之未知如何退溪曰妻喪高氏別室藏主之說先儒非之固依禮文而云也況所以云云者夫尚主祭如設酒

果等時夫拜跪庭下而妻祔祖妣龕有所未安權藏別室恐未爲大失故耳

或問前妻神主已祔於禰廟東壁下後妻神主祥畢入廟時亦當以次各設卓子耶寒岡曰然

或問高氏妻喪別室藏主之說胡氏非之引朱子內子之喪主只祔在祖妣之傍爲證朱子答萬人傑妻喪問目亦曰祔祖母室歲時祭之東廂家禮班祔條小註先生云兄弟嫂妻婦祔于祖母之傍又曰遇大時節請祖先祭于堂旁親祔祭者右丈夫左婦女不從昭穆了在廟却各從昭穆祔據此數條凡祔位皆當祔入于本龕之內無疑但有一節不能無妨礙如本位應祔之孫或至三四則許多神

主同入一龕必有狹窄難容之患且如主人有亡妻既祔
于祖妣又有兄弟祔于祖考則是爲嫂叔同入一室雖東
西異坐以生人之理言之則畢竟未安且朱子答陳淳妻
喪問目曰妻先亡別廟弟亡無后亦爲別廟須各以一室
爲之不可雜也此與家禮班祔條不同却可疑然弟與妻
不可同祔一室之意則分明又曰祔畢於家廟傍設小位
以奉其主不可於廟中別設位也又家禮大宗小宗圖下
小註朱子曰嫂則別處後其子私祭之據此數條又是別
室藏主之論也將何所的從耶沙溪曰所引諸條果不同
然前數說似是定論惟當祔於祖先雖嫂叔同龕何嫌之
有所謂各以一室不可雜云者初非班祔之謂也

或問妻主祔廟愚伏曰旁親無后者今人多於廟中就東壁下安其主凡祔位皆當祔入于本龕之内今安祔主於東壁乃是祭于正寢之位而施於廟内必是考禮不審或於廟中未能備龕室之制則無祔入之地不得已而坐于東壁耳但有一節如本位應祔之孫或至三四則同入一龕必有挾窄難容之患且如主人有亡妻既祔于祖妣又有兄弟祔于祖考則是爲嫂叔同入一室畢竟未安朱子曰妻先亡別廟弟亡無后亦爲別廟須各以一室爲之不可雜也此與家禮班祔條不同却可疑然弟與妻不可同祔一室之意則據此又更分明

或問未嫁之殤亦可祔廟否退溪曰何可不祔若已嫁者

不可謂殤

或問叔父無后已祔而今當改題矣稱以故叔父某官府君故叔母某封某氏何如張旅軒曰雖旁親若尊位則皆用顯字府君字且我東先賢於伯叔父亦用考字耳

或問班祔註云姪之父自立祠堂則遷而從之此意云何寒岡曰姪之父生則姪之父家無廟不得不姑祔於宗子之父亦所以順昭穆之序也姪之父亡而立祠則姪又不得越其私祠而就祔於宗子之廟故不得不歸祔於其父之祠竊恐人情有不得不然

或問姪之父自立祠堂則遷而從之未詳其義沙溪曰曾問於鄭道可其答云云（說見上）宋龜峯曰姪之父兄弟行也

姪無后當祔祖而祖尚存不得祔故就祔于宗家祖位及其祖死而其父立祠堂乃遷從親祖也蓋此云姪之父從兄弟及再從兄弟也若親兄弟則自家已立祠堂宜祔其姪何遷之有 按家禮正衡之說亦然

或問程子曰下殤之祭父母主之終其身中殤之祭兄弟主之終其身上殤之祭兄弟之子主之終其身成人而無后者兄弟之孫主之終其身又曾子問云凡殤與無后者祭於宗子家則程子之言與曾子之言不同何耶宗法已廢而然耶欲行殤與無后之祭者當如程子之所言耶寒岡曰三代之時宗法甚嚴故曾子問所謂殤與無后者祭於宗子實為得禮之正而在今時宗法有不能如古禮則

不得不如程子之言矣

或問程子曰下殤之祭終父母之身云云而今世雖知禮之家其於殤亟鮮有造主而班祔者程子之言終不可行歟沙溪曰三殤之作主班祔已載於家禮今人自不行之耳寧不可行乎

或問所生父大祥已屆而兄嫂無后且在遠地不能奉祭祔於祖廟以待其立后可矣而旣非旁親無后者之比則班祔亦有所未安未知如何沙溪曰姑爲班祔無妨

別室藏主

或問姑姊妹女子之無后而死者其夫黨無可祔者勢不得已當祔於本宗而其夫神主似不可同祔當祭之何所

沙溪曰祭之別室似可

或問庶子祭其母當何稱祭之當何所丘氏曰若嫡母無子而庶母之子主祭恐亦當祔其母於嫡母之側此可遵行否沙溪曰妾母豈有與嫡同祔之理乎丘說大違於禮不可從也程子曰庶母不可入廟子當祀於私室問子之所生母死題主何稱祭於何所朱子曰今法五服年月篇中母字下註云謂生己者則但謂之母矣若避嫡母則止稱亡母而不稱妣以別之可也伊川云祭於私室問妾母若世祭其孫否何稱自稱云何朱子曰世祭與否未可知若祭則稱爲祖母而自稱孫無疑矣

或問庶孫之爲祖后者於其父所生之母不服其合禮也

而其父所生之母不知無服之禮旣以其身奉祀給其孫
而爲孫者亦不知此等禮受其奉祀之命後來覺得欲以
其奉祀給次叔則大違於其父所生之母命欲仍以奉祀
則又非其禮當何以處也如朱子答或別廟之言而立別
廟耶寒岡曰旣受祖母之命則不得不仍奉祀事別廟何
妨

不遷位

或問先代有勳勞於國家爲不遷之主祝文當書幾代孫
某官某敢昭告于幾代祖某官府君否退溪曰當如此
或問不遷位或書幾代祖或書始祖未知孰是沙溪曰稱
先祖可也或稱幾代祖亦可也始祖之稱似有嫌於厥初

生民之祖恐未妥
或問有不遷之位則高祖雖非代盡似當遞遷而或云不遷之位當特設於四龕之外未知如何沙溪曰四龕外又特設則乃五龕也僭不可爲也或問如今有始基之祖四龕之外欲別立廟朱子曰如今祭四代已爲僭又答汪尚書曰天子之三公八命及其出封然後用諸侯之禮立五廟仕於王朝者其禮反有所壓而不得伸云云今者立五廟則乃全用諸侯之禮其可乎吾宗家五代祖乃不遷之位故四代祖雖未代盡而出安別室頃近聞崔伯進以其父參勳預立五龕極非矣○曰家廟設五龕之僭既聞命矣但以近世言之則李光岳三代策勳皆不遷之位也世

次迭遷至於光岳曾孫則將不得祭其祖設或四代策勳則又不得祭其父矣甲者曰雖始封勳不遷其餘雖有功勳自當遞遷乙者曰國家待勳臣既有常制爲其子孫者自不敢擅祧不遷之位雖多皆當特設於四龕之外何者爲得曰甲說爲是若連四代策勳而皆不遞遷則祖與考亦不得入廟豈有是理大典只言始爲功臣則第二以下祧遷從可知也或者因大典別立一室之文而欲別立一廟廟與室果同乎彼無知妄作欲立七八代龕室者亦不足言也大典奉祀條始爲功臣者代雖盡不遷別立一室

宗法

或問老而傳重於情理似未安何以則不失處變之禮耶

沙溪曰語類問七十老而傳則適子適孫主祭如此則廟中神主都用改換作適子適孫名奉祀然父母猶在於心安乎朱子曰然此等也難行且得躬親耳大全致仕告家廟文曰行年七十衰病侵凌筋骸弛廢已蒙聖恩許令致事所有家政當傳子孫而嗣子旣亾藐孤孫鑑次當承緒又以年幼未堪蒞奠今已定議屬之奉祀而使二子埜在相與佐之云云

或問父母生時長子無后而死則柰何或傳長婦或傳次子何以則得宜耶退溪曰父母生存長子無后而死爲長子立后而傳之長婦此正當道理也人家遇此故父母之情多牽愛次子而欲與之爲次子者亦多不知爲兄立后

之爲義而欲自得之因卒歸於不善處者比比有之可歎

或問老母在堂而伯兄見背寡嫂獨存惟有二女子又仲兄出后大宗述在母側而家廟卽繼祖之宗與仲兄同薦時事未知孰爲主人祝文書名初獻行禮不知何以乃爲合宜毋意欲待吾仲季生子以立兄后如是則事無難處情禮俱得矣苟或未果也伯兄之祀當從俗例使外孫奉之耶抑依古禮班祔家廟耶退溪曰宗子成人而死則當爲之立後朱子答李繼善之書可考今尊堂欲爲長子立后甚合禮義兩君極宜贊成之一舉而百事皆順矣且宗子而已成人有室非旁親比而泛然班祔恐非所宜爲故必以立后爲善耳廟祭祝文書名所宜亦有李繼善問答

見於續集今依此處之則繼后子雖在襁褓亦當書其名而季也爲攝主以奠獻可也然則其未立后之前亦不得已權以季爲攝主不稱孝只書名稱攝而行之爲可仲則已出繼人后雖攝主恐亦未安也但今人無子而有女牽掣私情鮮能斷以大義而立后至以外孫奉祀一廟而二姓同祭夫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此則爲二本焉甚不可也今人或不幸其外家祖先無后而未有所處者不忍其主之無歸則權宜奉置別所而往來奠省未爲不可若公然與其本親同享一廟則悖理莫甚所謂神不歆非禮者此類之謂也故今於外孫奉祀之問不敢苟循而以爲可行也

或問今法立后者必聞官今或闕此而爲之者不可謂繼后耶沙溪曰立后者必命於君乃其法也父母俱歿者或門長上言云

或問父生時以兄祭祀專付先宅末子時堅今番題主以此兒名書於旁題乎以先宅之名書之乎寒岡曰雖有先人之命若不得禮曹立案則不可徑書左旁恐姑書曰顯兄秀才府君神主而呈禮曹出立案

或問長子無子次子之子承重既有法典次子之妾子亦可代承否退溪曰竊意長子無子次子之子承重應指適子孫而言雖有妾産恐未可遽代承也

或問伯兄夫妻已以宗姪無依故父母祭祀此皆攝行其

改題之禮尚未行之或曰姪子得相然後可行或曰嫂喪畢後當改題而不改爲非今若改題則擇日爲之乎朔望日爲之乎改題後則姪當爲降神初獻耶其叙立亦在於屹之前耶姪雖有配父母祀事則終屹之身屹欲攝行者生旣不得忠養死又不得奉祭則追慕之痛無所於寓寒岡曰改題旣未及喪畢之日似當於時祭前一日具文以告而題之改題之後則宗子當主之降神初獻宗子爲之叙立節次則載家禮朔望參註古之人子未必無生不得忠養者而死不得越嫡奉祭者重宗之義有不敢不循

或問長子無后而死不立后次子死而有子又季子生存則誰當奉祀耶沙溪曰次子之子當奉祀也

或問無子者既立后後生子則當如何處之沙溪曰古人所行亦各不同當以禮律事勢參酌處之然胡文定所爲畢竟似是通典漢諸葛亮無子取兄瑾子喬爲子喬本字仲愼及亮有子瞻以喬爲嫡故改字伯松喬卒後諸葛恪被誅絶嗣亮既自有後遣喬子攀還嗣瑾祀晉賀循取從子紘爲子後有晩生子遣紘歸本名臣言行錄胡寅傳曰文定之長子朱子大全曰胡公明仲侍郞出爲季父後按胡文定公養其兄子寅後生二子寧宏而以寅爲後

或問長子無后取從兄弟或再從兄弟之子而爲后則國典只爲長子之后而其父其祖之奉祀則傳之親子云亦有禮經之可據者乎沙溪曰長子立后而不得奉祀則禮

防大毀此法由近世一相臣之議仍爲藉口之資棄禮經不易之典惜哉栗谷集中立后議可考安嬪後宮中廟長子益陽君次子德興大院君益陽君無子以興寧君爲繼宣廟朝相臣沈守慶獻議以大院長子河原君奉安嬪之祀厥後遂成謬例云後金集附註曰仁廟朝禮曹判書崔鳴吉建議據禮經繼后子令奉祖先祀如所生兄之遂爲定式

或問孤哀不幸父母未歿之前伯仲兩兄先死後四年先君卽世親朋皆以孤哀主喪神主旁題亦以孤哀名書之後三歲祖妣繼歿孤哀亦服喪神主題名亦如之今長嫂欲取孤哀之子或舍弟之子爲后以奉大宗爲孤哀及舍弟者當聽從其言歟沙溪曰古禮必以長孫承重至趙宋

長子死則不用姪用次子非古禮也明道歿後伊川主太中之祀亦時王之制而不合於禮也我國專用古宗法長子妻立后則是無子而有子當奉祀也二程全書伊川先生將屬纊顧謂端中曰立子蓋指其嫡子端彥也語絕而歿既除喪明道之長孫昂自以當立侯師聖不可昂曰明道不得入廟耶師聖曰我不敢容私明道先太中卒繼太中主祭者伊川也今繼伊川非端彥而何議始定或謂師聖曰明道既死其長子不當立乎曰立廟自伊川始又明道長子死已久況古者有諸侯奪宗庶姓奪嫡之說可以義起矣況立廟自伊川始乎尹子親註云此一段差誤語類問伊川奪嫡之說不合禮經是當時有遺命抑後人爲之耶朱子曰

亦不見得如何游定夫書明道行狀後云鄠州從事旣孤而遭祖母喪身爲嫡孫未果承重先生推典告之天下始習爲常云按明道旣行古法而伊川家不行之亦不能無疑焉豈太中公因國制遺命伊川使主之耶

或問程叔子曰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絶亦當繼祖云云其私親後事何以爲之寒岡曰程子之意蓋謂長子雖不得爲人后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絶則不得不后於伯父以繼先祖之宗使之不絶者實爲義起之大節竊謂大賢之論出於至公私親後事自當酌處不可以私親之故而絶先祖之祀也程子之意恐出於此不知如何

或問世說長子無后則次子雖有獨子當繼長子是於禮

於法皆無逕廷否沙溪曰長子無后則儀禮及國典皆以同宗支子爲后故自前必以支子爲后曾有一宰臣引通典說陳訴以其弟獨子爲后因成規例焉通典漢石渠議大宗無后族無庶子已有一嫡子當絶父祀以后大宗否戴聖云大宗不可絶言嫡子不爲后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絶父以后大宗魏田瓊曰長子后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后祭於宗家后以其庶子還承其父程叔子曰禮長子雖不得爲人后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絶亦當繼祖爲后禮雖不言可以義起云云

或問出后於人者本生兄弟皆無后則當罷繼歸宗否沙溪曰出后者本生親無后則兩家父相議歸宗古有其例

兩家父死則子不可擅自罷繼當以本生親爲班祔也
或問出繼者於本生父母之喪不得已主祀則祝辭屬稱
何以書之沙溪曰以顯伯叔父稱之而自稱從子伊川代
彭中丞思永論濮王稱親疏曰濮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
爲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爲姪此天地大義生人大
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以變易者也問先儒爭濮議朱子
曰此只是理會稱親當時蓋有引戾園事欲稱皇考者又
問稱皇考是否曰不是○曰出繼者於所生親生時旣不
以伯叔父母待之獨於死後何可以伯叔父母稱之程子
濮王之議雖有可據之文而行之於今恐未妥當曰不可
無名稱又不可以父稱之則禮當如是不可更容他議

或問庶人只祭考妣而若士大夫妾子之承重者則似不當只祭考妣何以爲之退溪曰禮旣有妾子爲祖后之文又喪服小記云妾祔於妾祖姑萬正淳嘗舉此以問朱子所答亦以疏義妾母不世祭之說爲未可從然則庶人只祭考妣只謂閭雜常人耳若士大夫無后者之妾子承重者不應只祭考妣故大典只云妾子祭其母止其身而已如今韓明澮奉祀之類未聞朝廷以只祭考妣之法禁之也

或問宗子無嫡子只有妾子則士大夫之主不可委諸孽出然則古有立庶以德之禮施于何處耶古今不同禮亦有不同而然耶寒岡曰士大夫之主固不可委諸孽出然

古有庶子爲父母后之禮則亦必以庶子而奉其祀矣然亦不可一槩言當觀其爲孽子之身如何而立言耳立庶以德之禮在何書須待考見而後當察其立言之意耳

或問外家祭時姓孫皆孽而已獨嫡也則祝文當書何名耶寒岡曰雖在庶孽而旣奉祀事則恐不得不從庶孽之稱號也無庶孽而後當從外孫之稱號且降神初獻必須庶孽行之

或問無嫡子者賤妾子雖年長又已從良猶以良妾之子奉祀乎沙溪曰禮律然也

晨謁

或問逐日晨謁出入必告或未潔則柰何退溪曰若計此

則是乃周澤長齊恐無是理蓋晨謁但行庭拜非有薦獻故也

或問支子不得晨謁否李栗谷曰雖非主人隨主人同謁無妨

或問晨謁若子弟姪孫同居則猶可以偕謁乎若主人有故則未可獨謁乎沙溪曰晨謁乃主人之禮與主人同謁無妨無主人而獨行則不可

或問主人已死無后將欲繼后而未果則爲攝主者於晨謁大門之禮何如退溪曰既云攝主宜攝此禮○曰惟主人由阼階則攝主亦不當由阼階否曰恐當避○曰既爲攝主祝文中攝之之意當書何處曰宗子未立后已爲攝

主之意當告於攝行之初祭其後則年月日字下只當云攝祀子某敢告于云

或問寒岡先生爲攝主問晨謁之禮退溪先生答以旣爲攝主當攝此禮云然則支子不得行此禮否旅軒曰主人晨謁則支子當從之若無主人支子恐不得開門也

出入必告

或問支子孫出入亦必告歟栗谷曰諸子異居者近出則不必拜辭若遠出則須就祠堂拜辭如儀但不開中門

或問丘儀出入瞻禮時男子唱喏唱喏之說何意曹芝山曰先生語錄解曰作揖按唱喏二字蓋當時俗語朱子曰恭只是低頭唱喏時便看然則唱喏是低頭致恭若作揖

然者然兩字皆從口必曰能言敎以唱喏又考他訓喏人者
反敬言也以此疑其義非但作揖而已嘗質之西厓西厓
曰某少時赴燕京親質於中朝人以爲作揖之時口道萬
福安置故謂之唱喏又看雜書其作揖而無聲者謂之啞
揖得此說然後其義始昭然矣

或問瞻禮之儀丘氏謂男子唱喏女子四拜今當如是否
或訓以揖或訓以作揖聲何者爲是沙溪曰瞻禮乃今之
揖也唱喏揖時之聲也華使許國曰喏字出漢書兩手垂
下作揖之狀金河西曰喏音惹揖也河燕泉曰揖相傳曰
唱喏想古人相揖必作此聲不然黙然於參會間也唱喏者
引氣之聲也宋人記虜庭事實虜揖不作聲名曰啞揖衆

所唉笑契丹之人手於賓前亦不作聲是謂相揖宋人以爲怪卽宋以前中國之揖作聲可知今日承元之後揖不作聲久矣而其名唱喏猶存官府升堂公座與皂排衙猶引聲稱揖豈非唱喏之謂歟此固自有本也

參禮

或問告祭時果一大盤只一器否盞盤是盞臺否退溪曰一大盤盤中所設恐不止一器而已盞盤應是盞臺

或問參禮只設新果一大盤否栗谷曰脯果隨宜或設餠亦可矣若正朝冬至則別設饌數品冬至則加以豆粥若冬至行時祭則不行參禮

或問祭酒淸酒醴酒中或用平生所嘗嗜何如退溪曰用

平生所嗜恐未安屈到嗜芰遺言要薦君子有譏

或問薦新必於朔望否晦齋李先生曰晨謁時有新物則薦以小盤啓櫝焚香再拜

或問薦新當待朔望否栗谷曰有新物則薦須於朔望俗節幷設若五穀可作飯者則當具饌數品同設禮如朔參之儀雖望日亦出主酹酒若魚肉之類及菽小麥等不可作飯者則於晨謁之時啓櫝而單獻焚香再拜單獻之物隨得卽薦不必待朔望俗節凡新物未薦前不可先食若在他鄕則不必然

或問儀節饌品自有祖先已行之規難以一從禮文何以則可也退溪曰祭之儀節饌品從禮文爲當而古今異宜

亦有不得一一從禮文處循祖先所行恐無不可也

或問喪祭雖曰從先祖量力可改則不若一一從禮文之爲愈也退溪曰亦有不得盡如此者

或問主婦爲誰退溪曰父旣死則子當主祭子旣主祭子之妻爲主婦行奠獻母則傳重而不奠獻故曰舅歿則姑老不與於祭與則在主婦之前內則註老謂傳家事於長婦也

或問家禮正至朔望註主人有諸父諸兄則特位於主人之右少前有諸母姑嫂姊則特位於主婦之左少前云云然則主人主婦之位正當堂中而祠堂圖則諸父諸兄位於主人之左少前諸母姑嫂位於主婦之右少前云不但

與註疏之說相反如小生家諸父諸兄甚衆皆位於主人之上則主人之位當在末端似非禮文本意將依註說爲叙否旅軒曰恐註中序次爲正○曰主人位於堂中則諸父諸兄之少前者定矣諸弟之於主人諸妹之於主婦似當爲一行而其所少退者何歟曰恐諸弟諸妹之少退者所以尊主人主婦也

或問祠堂序立按正至參條註主人有諸父諸兄則特位於主人之右少前重行云重行者兩行之謂也主人雖尊豈敢立諸兄之上乎彼有所不敢者故特爲重行之制主婦之於姑嫂姊亦同此也其云在主人後主婦後者豈必腹背相挨然後方謂之後乎沙溪曰所謂重行者諸父異

行兄弟則只有少前少退之異非重行也若如令公之說諸兄一行主人又一行諸弟又一行主人兄弟中豈有三行之異乎恐不然詳見擊蒙要訣序立圖更詳之

或問凡云出主者出主身而世俗只開櫝而不出主身此是習謬而然耶沙溪曰出主出於櫝外也以祔祭及時祭條看之可知矣

或問卑幼於尊長有四拜六拜之禮事死當如事生而祭時只再拜何也丘儀以四拜爲節是亦何意退溪曰卑幼於尊長四拜六拜未有所考但嘗見程氏遺書有云家祭皆當以兩拜爲禮今人事生以四拜爲再拜之禮者蓋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誠意則當如此至如死

而問安却是黷神若祭祀有祝有告謝神等事則自當有四拜六拜之禮據此而推之則四拜六拜之義可知矣但今家禮不論祭之有祝有告等而皆爲再拜至丘瓊山則又皆爲四拜此又未知其何意耳

或問參則先降神祭則先參神何意退溪曰參則是日之禮本爲參而設若先參則降神後都無一事其所以先降神者爲參故也祭則降神後有許多薦獻等禮所以先參而後降耳

或問家禮參禮則先降神凡祭則先參神未知何義家禮及喪禮備要墓祭皆先參後降而擊蒙要訣先降後參亦何意耶虞祭無參神一節果曰常侍几筵故不爲云爾則

辭神亦不必爲如何至於禫祭則旣已祔似當有參神之節而亦闕之何耶沙溪曰凡神主不出仍在故處則先降後參如朔望參禮之類是也設位而無主則亦先降後參如祭始祖先祖及紙牓之類是也若神主遷動出外則不可虛視必拜而肅之如時祭忌祭之類是也至於墓祭及禫祭果如哀示可疑也喪中雖有常侍之義祭畢辭神不可不爲也喪禮備要墓祭欲依擊蒙要訣先降後參而改家禮未安故仍之耳退溪曰參則本爲參神而設若先參則降神後都無一事故先降神祭則降神後有許多薦獻等禮所以先參也未知其果是否宋龜峯答栗谷書有曰墓祭之參神降神旣定於朱子家禮而遽欲改之恐未合

又況禮意難知乎云

或問凡獻禮參則主人手自斟酒祭則執事斟之何意退溪曰恐無他意只是參節文略故自斟爲盡愛敬之心祭則有許多自行節文足以盡愛敬之心故雖非自斟亦可耳

或問累位行祭專精未至除夕前二三日則祔位行祭元朝則正位行祭而一年四名日以此推行何如前侍門下適值元朝先生行之如此而考之朱子之說在官者當如此云未知四名日皆以此行之乎退溪曰名日祭前期而行雖非在官者當日不免有禮俗往來之煩恐未專精祭祀循俗行之耳除夕前祔位先行恐未安

或問朔望之參必設酒果而主人或有疾或遠出子弟又無代行之者則姑廢不設似合情禮世俗或令婢僕爲之其黷褻不敬甚矣如何且其設酒果若只爲參禮而起者則子弟雖存不可無主人而擅入祠堂獨行參拜如何退溪曰朔望奠專爲主人自展己思慕之誠而設有故而使子弟猶或可也婢僕必不可也俗節之祭亦然

或問素病羸之人冬寒沐浴勢不可爲至於廢祭心所不忍則設饌獻酌令子弟他人代行而已則禮於外位何如寒岡曰冬寒沐浴固非衰病人所堪若又以不能沐浴而至於全廢則尤爲未安略爲澡洗而躬親奠獻寧不愈於使他人代行而有如不祭之憾耶

或問望日不設酒只點茶而無茶則何以爲之栗谷曰今國俗無用茶之禮當於望日不出主只啓櫝不酹酒只焚香使有差等

俗節

或問今之俗節是何日時食是何物栗谷曰俗節謂正月十五日三月三日五月五日六月十五日七月七日八月十五日九月九日及臘日時食如藥飯艾餅水團之類若無俗尚之物則當具餠果數品

或問冬至豆粥辟瘟之具望日香飯飼烏之物不薦何如寒岡曰初出於辟瘟飼烏而遂以成俗豈不聞節物各有宜人情於是日不能不思其祖考而復以其物享之者乎

南軒廢俗節之祭朱子曰端午能不食粽乎重陽能不飲茱萸酒乎不祭而自飼於汝安乎蓋菰米飯縫囊萸豈從古所有者乎

或問方設薦時若有新物自外來則幷薦之耶寒岡曰方陳設未降神之前或得新物則幷薦何妨若旣降神進饌之際復以新蔬果之類更進於前無乃未安乎

或問有人於節日祭於墳墓又設茶禮於神主無乃黷耶寒岡曰何黷是家禮所謂俗節之參也墓祭據禮只有三月上旬十月朔日之儀

或問俗節之薦與今俗墓祭相值似難幷行何以爲之晦齋曰世俗正朝寒食端午秋夕皆詣墓拜掃今不可偏廢

是日晨詣祠堂薦食仍詣墓所奠拜若墓遠則前二三日詣墓所齊宿奠拜亦可

或問四時墓祭時家廟亦行參禮否沙溪曰墓祭與家廟處所既異雖兩行恐不妨

祝

或問家禮祝版長一尺高五寸當用周尺否不言其廣廣用幾寸退溪曰若周尺恐太小或疑高是廣字之誤未詳是否

或問祝版之制或據家禮或據五禮儀未知二者中何從而可乎版制當用何尺寒岡曰家禮祝版之制高五寸長一尺或以爲所謂高者其長也所謂長者其廣也如是則

書四代告辭或多不足之患五禮儀亦未見士庶祝規常以爲尺當是造禮器尺

或問祝文不用月建而用朔何意退溪曰稱某朔似當以月建然嘗考之古文實皆指朔日之支干蓋古人重朔朔差則日皆差故必表出而言之耳

或問家禮自稱孝何義告事條稱元孫時祭條稱玄孫亦何意沙溪曰郊特牲曰祭稱孝子孝孫以其義稱也註祭主於孝士之祭稱孝子孝孫以祭之義爲稱也宋眞宗大中祥符五年冬十月聖祖降延恩殿詔聖祖名曰玄朗不得斥犯先是追封孔子玄聖文宣王至是改至聖文宣王以玄字犯聖祖諱也丘氏曰宋朝諱玄凡經傳中玄字皆

改爲元故家禮稱元孫今悉改從玄
或問讀祝當高聲讀抑低聲讀退溪曰太高旣不可太低亦不可要使在位者得聞其聲可也
或問張兼善無祝人則設祝文而不讀此事何如退溪曰此在苟簡不備禮中自盡其心其意善矣但此等權行事只爲一時自處之事難乎以此爲訓於世耳
或問凡祭無執事則祝文自讀之耶沙溪曰不妨
或問夫祭妻而無他執事則其子讀祝耶呼父名而祭母無乃不可沙溪曰以子而名父祭母固爲未安祭祖先則壓尊故猶可
或問祝文若無讀者則以子讀之或已自讀之何如寒岡

曰令子或自讀恐皆在所不免

或問若有乳下兒猶以兒名告否退溪曰兒名攝主告

或問居喪者父母俱歿則祝文當幷稱孤哀耶若有兄弟則名下書等字耶退溪曰孤哀之稱出於後世故古禮只稱孤子然文公嘗云循俗稱不妨則幷哀字稱之無所害矣等字不當書之獨稱主人此乃尊祖敬宗之義衆子所不敢參稱也

或問喪人則祝文不稱其官否沙溪曰考諸禮書喪人雖有官不稱也

或問有人遭父喪長子則病癈不能行喪次子專主喪事然則祝文何以書之寒岡曰長子雖病癈恐不得不書長

子之名
或問無子妻喪雖有姪壻夫當自告否退溪曰夫告
或問無子卑幼之喪無祝而祭耶若用祝則稱謂及祝文何以爲之子喪亦當有祝否西厓曰祭不可無祝其稱謂當從神主所書祝辭不必太泥於古變文用之何害子之喪亦然
或問今於母葬老父曰寒不能隨柩祭告諸節攝當替行而題主旣稱亡室則祝文之書顯妣孝子等語甚爲無據如何愚伏曰從實書之曰夫某官姓名病不卽事使子某昭告于亡室云云初虞再虞亦依此式如何古者宗子越在他國使介子行祭而祝曰使介子某執其常事云云故

禮有攝主之文今如此行之似不失禮意

有事則告

或問及第生進告辭何以爲之栗谷曰告及第則曰蒙恩授某科某第及第奉承先訓獲參出身云云告生進入格則曰蒙恩授生員或進士某等入格奉承先訓獲升國庠云云

或問若有祠宇修葺移安之事則當有告祭祭品當何準栗谷曰凡神主移安還安或奉遷他處等事則告祭用朔參之儀若廟中改排器物鋪陳或暫修雨漏處而不動神主之事則告祭用望參之儀告辭則臨時製述

或問生子而見及納采壻家以復書告祠堂皆不用祝主

人自告是以言語告之也抑何意耶沙溪曰所告之辭多
則用祝版少則只以口語告之也鄙家幷用版
或問贈謚後當改題而陷中何以爲之退溪曰改題神主
不改陷中古禮爲然今雖贈謚亦陷中不改耳
或問神主或先題贈職而後實職或先題實職而後贈職
何者爲是沙溪曰宋朝先書實職後書贈職我國則先贈
後實吾家先世亦然不可卒改也盧蘇齋問先書贈職東
俗也無害否退溪答東俗先書贈職先國恩之意也然官
之高下事之先後皆倒置欲變而從古未果也
或問焚黃用黃紙何義沙溪曰古之制誥用黃紙故謄以
黃紙替焚之今則敎旨旣用白雖用白以焚似不妨唐上

元三年前制勅皆用白紙多有蟲食自後用黃紙朱子曰以黃紙謄詔命宣畢焚之

或問曾祖父易名之典將至於宗孫未葬之前支孫中最長之人攝主其事未知何如旅軒曰宗家方在初喪支孫最長者攝主其事何可已也曰焚黃改題是不可已於喪內而旁題以孤兒之名曾祖爲高祖則曾祖妣神主因舊不改似爲未安亦可改題耶其以下神主或因是改題耶曰其餘神主待後改題亦或宜耶

祠堂禍變

或問神主火災者題神主於墓所何如而慰安祭祀依虞卒哭之禮乎服則何服而可稱其情禮退溪曰神主火災

者只祠廟火而室屋猶存則當題主於家不當之墓所若
并室屋蕩燼則寧從權而題主於墓所似或可矣慰安則
可放虞禮而用素服行之似當

或問家廟焚禮當如何改造神主題於何所耶或云當題
於墓此說如何沙溪曰檀弓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
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註先人之室宗廟也魯成公三
年焚宣公之廟神主初入故曰新宮春秋書二月甲子新
宮灾三日哭註云書其得禮漢宣帝甘露元年太上皇太
宗廟火帝素服五日退溪曰人死則葬於山野題主畢卽
速反魂者使其神安在於生存之處也一朝神主火燒則
神魂飄散無依泊矣卽於前日安神之所設虛位改題神

主焚香設祭使飄散之神更依於神主可也前日已返之魂豈可往依於體魄所在之處乎

或問先世神主親已盡而因循未遷或未埋而失於兵亂則事定後雖親盡之主亦似改造祭告然後或遷或埋而頃者宗孫改造神主時只造當祭之主親盡之主不爲改造今宗孫旣亡則宗孫之子亦可追改乎支孫之親未盡者亦可自爲改造而奉祭乎如不可改親未盡支孫以紙牓奉行其忌祭時事亦不害於義否寒岡曰先世神主因兵亂未保誠爲痛悶而追造於親盡之後恐未合理支孫之親未盡者雖爲之權奉而追造代盡之主亦似未安

家禮或問卷之一

家禮或問卷之二

通禮

深衣

或問金而精制深衣用綿布性傳疑其當用白麻布金云凡禮言麻布者是麻布只言布者皆是綿布也故大小歛之絞皆用綿布爲是此說如何五服之布亦不言麻布而只云生熟此其爲麻布則深衣白細布之獨爲綿布何義耶退溪曰亦未知的是何布然綿布韌無乃好乎

或問白細布是麻是綿否或云織絲成布是否寒岡曰白細布恐練麻織之者爲是而綿布亦柔韌可合不必獨以織麻爲布也蓋出於機杼而可以爲衣者除紬綾之外皆

不妨爲布名耳織絲成布則未知可否也頃者倣古織麻
既造深衣而失火灰燼其後織麻不易遂以白綿布爲之
耳

或問方領或疑無其制魏氏曰衣必有領而後緣可施信
如其說則是有緣而無領矣玉藻所謂袷二寸者果何物
也況家禮本文既有方領又有黑緣其爲二物明矣家禮
領緣用二寸袂口裳邊用一寸半今不然者考禮記玉藻
袷二寸緣廣一寸半不分領與裳袂則皆半寸矣今擬領
亦用寸半與裳袂同俾少露領也否則是袷爲虛設矣云
云奇明彥於深衣領緣專以魏說而製之又裳下際裏面
不爲緣此得其本義乎家禮本文黑緣領表裏各二寸袂

口裳邊表裏各一寸半云者衣裳上下緣用分別之制似乎明白而魏氏謂領亦用寸半與裳裓同此恐非朱子制法服之本意而少露領之文禮書不出故今制深衣專用家禮而裳下際裏面幷爲緣耳未知合規與否退溪曰魏氏引禮文領亦用寸半俾少露領今詳玉藻果不分領與裳裓則雖用魏說未爲不可然今所製乃家禮本文雖不露領固亦無妨矣魏氏所斥或人衣領裁入三寸以爲領之說實爲無稽別用布一條作領斯爲得之裳下際裏面幷緣家禮亦然但家禮大帶下復以五采條約其相結之處長與紳齊今欲爲此不知條制當何如奇明彥不言其制耶

或問家禮深衣圖兩襟相揜之說可疑退溪曰今考向畱詩山正深衣別集用丘氏儀節衣六幅裳六幅故左右有襟其綴裳之法全與家禮不同矣滉常疑家禮及大全書深衣圖裳前後各六幅前則以左揜右疊六爲三以當後仍六幅之廣其形制相外不相應故丘氏之法亦若可用今所裁製不用丘說只依家禮衣身四幅裳十二幅之制其前後廣狹亦不相外便於著用所以然者其前六幅自分左右在兩旁不以相揜故也然則衣四裳十二非誤乃作圖者誤爲相揜以應曲袷之說耳且念用丘制則宜於曲袷而似嫌於大斂爲新制今依家禮自爲得體但於曲袷微有未恰耳

或問深衣之制何以爲之寒岡曰曾蒙韓鳴吉寄示深衣之制與臆造賤製頗不合今承下示二製之中尊制似符於鄙見但不用右衽而爲左衽者得無有說乎且鄙生一衣上下全規恐有不合於高明之製蓋賤製頗用儀節家禮白雲朱氏之說必如是而後衣方得深邃之義而便於服著註疏諸說則皆不能用之至於退溪先生集中金而精所製者亦不能無疑○曰深衣說可得見否曰前擬深衣制度曾入於失火蓋鄙人頗取白雲朱氏之說而腰半下齊倍腰則一依本法在旁之衽不與於本衣所謂屬衽鉤邊者恐無背於古人之說其於註釋之不相合與後人論議之異同皆不敢盡信焉耳

或問鄭寒岡說何如沙溪曰鄭道可所論深衣之制出於白雲朱氏之言其制未必是也以家禮本文裁之不悖於玉藻及深衣篇亦不失深邃之義何必創意新製與家禮有異也

或問補註深衣裁裳之制曰布六幅廣一丈三尺二寸交解爲十二幅則狹頭在上每幅七寸三分有奇十二幅共八尺八寸廣頭在下每幅一尺四寸六分有奇十二幅廣一丈七尺六寸又除裳十二幅合縫及前襟反屈各寸腰得七尺五寸下得一丈六尺三寸則上多三寸下多一尺九寸卽裁去之此說如何且家禮曲裾裁制若以家禮本條註所謂狹頭當廣頭之半之說觀之此三分之一爲狹

頭二爲廣頭之謂也然則當曰狹頭七寸三分有奇廣頭一尺四寸六分有奇如補註裁裳之制而此圖註則曰廣頭之濶一尺四寸狹頭之濶八寸者何歟沙溪曰裳六幅每幅布本廣二尺二寸初裁廣頭各一尺四寸狹頭各八寸兩邊各除一寸以爲縫削之用則廣頭恰成一尺二寸狹頭恰成六寸恰是三分之一將六寸者十二幅上屬於腰則恰成七尺二寸將一尺二寸者十二幅下歸於齊則恰成十四尺四寸適足無餘玉藻所謂深衣三袪縫齊倍腰深衣所謂要縫半下皆交見而互備之文也補註穿鑿何足說也曲裾裁制圖下註解備深衣裁裳之制正亦如此

或問深衣之制鄭寒岡韓久庵兩說各異何者爲是愚伏曰深衣之制久庵說所謂衣取便身不必盡拘禮經云者乃因劉說而推廣之而至於裂去布幅取足腰圍則其果於自是甚矣幅廣二尺二寸而衣身四幅兩邊各除一寸以爲縫削之用則腰圍恰成七尺二寸矣裳十二幅狹頭各八寸廣頭各一尺四寸而兩邊各除一寸以爲縫削之用則腰圍亦七尺二寸下齊一丈四尺四寸玉藻所謂縫齊倍腰深衣所謂腰縫半下皆謂此而互備之耳玉藻又曰深衣三袪蓋袖口圍二尺四寸三倍其數則亦成七尺二寸此所謂三袪也其裁縫度數井井鑿鑿不可增減分寸而久庵只取便身任意裁減又病其三袪二字一不可攻

破則乃曰方領之形有似袖口并左右袖口爲三袪其牽強迂曲殆不成說話矣且天下雖有胖大之人其腰必不能七尺二寸若取便身則天下之人皆將裂去幅廣而後可若然則聖人何苦必爲二尺二寸之度費盡紡績之功布帛之縷以成天下空棄不用之物乎其不然明矣深衣本是古制自與後世衣服體樣不同曰縫腋之衣曰裒衣博帶其制奇可想矣漢初去古未遠而四皓衣冠已爲高皇所怪況今於數千載之下欲講求先王法服之制而嫌其寬博乃反求合於俗樣豈非不思之甚乎若如久菴之說則康節何以拒之不服乎其曰某今人當服今時之服者蓋不欲其駭俗也惟所論方領之說鄙見亦與相符而

但立異於朱夫子之說終覺不安故不敢立說耳禮曰曲袷如矩以應方詳味其文則乃是其制本方似非既交自方之謂也鄭註云如今小兒衣領語益分明且今之喪服即是古制而其辟領與袷皆方安知古者衣領本皆如此耶其領既方又無左右衿則其勢必不得兩衿相掩必牽引之然後方及腋下非徒領勢微斜不能如矩衣裳亦皆後廣而前狹寬急不均竊意當兩衽相對直下令前後方正無牽引拘急之患禮所謂衽當旁者謂衽之兩旁相當非謂衽在身旁也其釋續衽鉤邊雖似太巧然古人之制巧處亦多如棺束之衽質殺之綴旁豈不巧乎恐不可以此廢其說也寒岡之說似聞衣裳共十二幅此則白雲吳

興瓊山之說而淺見則猶頗疑之○曰鉤邊之制太巧古人制作恐不如是如何曰鉤邊之制生亦疑其傷巧似非古人制度然冒之綴旁棺之小腰窆之豐碑亦皆古制而其巧如此似亦可以爲據但不言其制度果如台喻所疑耳只是領必欲方內外衿必不欲綴則其勢袵不得不相當袵既相對則不得不鉤其邊故疑久廢說爲得之非敢質言以爲必當如此後著曲袷說曰朱子家禮方領註兩衿交揜袵在腋下兩領之會自方余嘗竊疑其與禮經所謂曲袷如矩之文不相應妄疑欲從溫公說故頃答權仲明書略言之且引衰服辟領之制以爲古者衣領本方之証近溫曲禮篇有曰天子視不上於袷陳註袷朝服祭服之曲領也據此則不獨衰服之領朝祭之服亦皆曲領蓋古制本如此也楊圖方領之狀只是斜方不能正方禮經所謂負繩抱方者似不當如此可疑然此圖本據朱子本註而作何敢攻破恨無由就質於千載之前耳

或問幅巾從朱子大全本傳而製出當額幘子奇明彥使反向裏而今考本文幘子向外退溪曰制度吾所未解今未敢有議於其間且其制殊似駭俗不可戴且以所云程子冠代之但未知程冠合制否耳

或問幅巾之制多有異同未知何以則不失古制作之意歟沙溪曰以朱子大全及性理大全補註之說觀之旣有巾額又有幘子明矣國俗泥於家禮卷首圖直以巾額爲幘子而又摺一邊刺之如衣裾之制而已至於當中作幘之制棄而不爲是何等制也

居家雜儀

或問舍業何謂芝山曰卽別墅別業也或者謂舍邸舍也

小學司馬溫公曰故相李昉家子孫數世同居田園邸舍所入皆聚之一庫計口給餉註陳氏曰邸舍客舍也又按宋書趙普多營邸舍以窺利然則恐非別墅之類也然前說似優

或問搊策何意芝山曰搊策二字不見他書亦恐是俗語按小垂手揖之謂之扶扶者扶起人之義也搊以手拘執之義策卽扶策之義謂以手拘執而扶策以起蓋不敢安然受拜而辭之之義也

或問教之自名來示曲禮子於父母則自名註自稱其名雖有經據非學語乳兒之所可能也先教之名然後可知其自稱恐不可以文字偶同而牽強爲訓也沙溪曰既有經據不可創爲他

說能言之兒豈有不能自稱其名乎況又敎之唱喏萬福
安置則亦可謂非學語兒所能爲也耶

或問世俗於妻父泛言則曰丈人至書於簡書則曰聘君
或聘父夫聘君徵君也錯認朱子謂婦翁爲聘君雖識者
亦多冒用固可笑也若聘父則尤無據今依禮經以外舅
字書于簡面無乃可乎或曰舅字下書主字亦可云此說
如何旣稱外舅則壻之自稱當用甥字耶舅姑甥等字所
用處非一似爲混幷然各當其所用而用之可無嫌乎沙
溪曰聘君之稱世俗之承誤久矣依來示稱號似無不可

冠禮

冠

或問楊氏曰書儀冠禮簡易云云又曰古冠禮云云書儀及古冠禮可得聞歟寒岡曰書儀即司馬氏之禮古禮即儀禮

或問冠禮只舉士而名之曰士冠禮至於婚喪亦然是何義歟沙溪曰士冠禮疏曰周禮六官六十叙官之法事急者爲先不問官之大小儀禮見其行事之法賤者爲先故以士冠爲先無大夫冠禮諸侯冠次之天子冠又次之其婚禮亦士爲先大夫次之諸侯次之天子爲後又按曲禮曰禮不下庶人註曰庶人卑賤貧富不同故經不言庶人之禮古之制禮者皆自士而始也先儒云有其事則假士禮而行之蓋家禮所以只據士禮而作恐亦是此意歟大

全問庶人吉凶皆得同行士禮以禮窮則同之可也故不別制禮焉不審然否朱子曰恐當如此

或問男子二十冠女子十五笄未詳其義芝山曰按方氏曰三五而圓者月也故女子之年至是數而笄笄者成人之服也夫男子冠則有成人之禮女子笄則當許嫁之時然嫁必止於二十娶必止於三十陰以少為美陽以壯為強故也此說盡之

擇日

或問正月內擇吉云若正月之內連有事故而勢不得行禮則不可行於次月耶寒岡曰漢惠帝去古未遠而以三月甲子冠焉則古之人亦有非正月而冠者矣

宿賓

或問宿賓或曰猶言使賓齋宿或曰是隔宿戒之俗言爲覆請也未知孰是寒岡問曰宿進也宿者必先戒戒不必宿其不宿者爲衆賓耳朱子答宿賓之問曰是戒宿賓也是隔宿戒之楊氏曰廣戒僚友之中又筮其可以冠子者筮得其人宿而進之觀此文意則宿賓之義或可知矣○曰前日宿賓之問答曰宿進也宿者必先戒戒不必宿其不宿者爲衆賓語意未詳曰將以行禮而戒賓者所以廣戒僚友使來觀禮也既又於廣戒僚友之中又筮其冠子者筮得其人於是宿而進之衆賓戒而不宿者任其或來或不來也必戒必宿者親相見致其辭而重其禮所以加敬

謹而必欲其必來親莅以加布之禮也古人行禮情義俱
備寧有未詳者乎

陳設

或問陳設註司馬溫公曰以堂深水在洗東何謂寒岡曰
以堂深者堂下相去當准堂之深設若堂十尺則設洗亦
當於十尺云爾

陳冠服

或問厥明陳冠服註有官者無官者云云雖未冠者亦有
官爵耶寒岡曰古無大夫冠禮蓋爲無生而貴者而家禮
云然豈中古或有官於未冠之前歟或謂有官卽其父有
官云未詳

或問冠禮三加旣未能純用古禮則當用何冠服耶沙溪曰無幅巾則以程冠爲初加笠子爲再加儒巾爲三加未知如何

或問雙紒愚伏曰紒卽髻字疑雙紒卽總角下文合紒乃是合雙紒爲一耳今人總角者皆作一髻非古制也

迎賓

或問賓至主人迎入時主人先再拜後賓答拜耶賓主交相爲拜耶寒岡曰主人之先拜者拜其至也賓之答拜者敬主人之拜也似是主人先拜而賓答之也

加冠

或問納履出註末端曰主人不降者未詳其意寒岡曰若

宗子自冠則賓揖將冠者卽席西向跪所謂將冠者卽主人也方跪而待賓之盥而加焉雖欲敬賓而隨降勢有所不便而不能矣

或問再加繫鞋者言繫其鞋云云耶此註賓降一等者何意寒岡曰繫鞋之釋恐肰降一等沒階者恐漸益加敬之意

醮

或問冠禮醮小註醴則一獻酒則三醮未曉其義沙溪曰曾子問註醴重而醮輕者醴是古之酒故爲重醴則三加之後總一醴之醮則每一加而行一醮也郊特牲註夏殷之禮醮用酒每一加而一醮周則用醴三加畢乃總一醴

也

字冠者

或問冠禮賓必降階然後字冠者何意寒岡曰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所以敬其名也字其不得不降階而重其禮也

或問古人有名必有字冠而字之者何意歟曰伯某甫仲叔季惟所當者何義歟沙溪曰曲禮註王氏曰冠成人之服也夫成人則人以字稱我矣則人名非我所當名也士冠禮曰伯仲叔季長幼之稱甫丈夫之美稱孔子爲尼甫周大夫有家甫宋大夫有孔甫是其類也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朱子曰儀禮疏云少時稱伯某甫至五十

乃去某甫而專稱伯仲此說爲是如今人於尊者不敢字之而曰幾丈之類

禮賓

或問禮賓之後主人送門外再拜而無賓答拜之語賓則不拜而歸歟寒岡曰鄉飮酒禮主人送于門外再拜下註曰賓介不答拜禮有終也

將冠遇喪

或問將冠而遇喪則如之何沙溪曰當酌古參今做而行之耳禮記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撤饌而掃卽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註冠者賓與贊禮之人

也若是大門內之喪則廢而不行喪在他處可以加冠但三加而止不醴之也醴及饌具悉撤去又掃除冠之舊位乃即位而哭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註未及期日在期日之前也因喪服而冠者因著喪之成服而加喪冠也齊衰以下可因喪服而冠斬衰不可雜記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開元禮以其冠月因喪服則冠也非因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也孔子曰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而嗣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而朝於祖按此言因變除而冠也以此觀之斬衰而冠亦有據也

或問姊兄之歿孤兒年已十七古有因喪而冠之禮今未

可便行此禮耶欲待喪畢行禮以遂亡人好禮之志此意如何寒岡曰齊衰以下則可以因喪而冠斬衰則不可也况亡人好禮欲行冠禮而冠之年尚隔三載待喪畢如禮而冠以成先人之志有何不可乎

笄

或問許嫁沙溪曰鄭註以婚禮納徵以後爲許嫁納徵卽今納幣也

婚禮

議婚

或問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嫁不幾於過時歟沙溪曰家語哀公問曰曲禮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

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而許嫁有適人之道內則註方氏曰嫁必止於二十娶必止於三十陰以少爲美陽以壯爲強故也

或問伯父歿而無後叔母生時以幼華舍弟幼章爲其後是爲宗孫也幼華娶時幼章以幼華稱堂兄而主婚可乎且幼章娶時自主渠婚可乎抑或用權道幼華主之可乎旅軒曰婚者宗家主之禮也賢史之婚賢弟主之可也但賢史於先大夫爲長子於賢弟爲親長兄豈無變禮於其間乎賢弟之婚賢史主之似不害於禮也

或問娶女婦時彼家既無主婚之人又無同姓強近之親婚

書外面何以書之新婦外祖主之耶抑其母親主之耶寒岡曰遠族中亦無姓同者耶世俗無姓親則不免母親主之

或問世有與七寸姪爲婚姻者是絕義破族如是則當只講婚姻之好否退溪曰異姓七寸非有族義古之道也族義已盡故通婚但據禮律猶計其尊卑之行若非同行則不許爲婚同行謂如六寸八寸兄弟姊妹同行然者也尊卑不同如七寸九寸叔姪然者也失此則以爲亂倫有禁今俗都不計耳

納幣

或問書式時俗所用只以祝文其無稽甚矣丘氏儀節明

示式例遵而用之可乎退溪曰不記丘氏文然用之甚宜
或問今俗旣不得親迎而就婦家交拜則已失婚禮大體
而納幣等節亦不能如禮若從俗遣使行幣則其節次書
辭何以爲規寒岡曰遣使行幣曲折當考家禮爲佳
或問婚書式不著於家禮今當何從沙溪曰儀節婚書式
忝親某郡姓某啓某郡某官執事稱號隨宜伏承尊慈不鄙寒
微許以令愛貺室僕之男某若某親之子某茲有先人之禮敬遣
使者行納幣禮伏惟尊慈俯賜鑑念不宣年月日忝親某
郡姓某再拜封皮上狀某官尊親家執事
或問納幣與納徵有異否多不踰十者何歟沙溪曰禮輯
曰納幣卽古納徵禮士婚禮納徵玄周禮六纁三八爲纁八爲玄纁○爾雅玄

纁爲天地之正色束帛儷皮註束帛十端也儷皮兩鹿皮也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註兩者合其卷玄三纁二爲五兩陽奇陰偶也兩者配合之義每卷二丈合之則四十尺卽五尋又一束十卷也八尺爲尋每五尋爲匹從兩端卷至中則五匹爲五箇兩卷故曰束五兩鄭氏曰四十尺謂之匹猶匹偶之匹古人每匹作兩箇卷子記皮帛必可制疏可制爲衣物此亦敎婦以誠信之義

或問納幣時古以子弟爲使而今用賤隷習俗已久欲遵古禮之人於此亦不致意何歟退溪曰以子弟固善然他禮不能盡用古禮則循俗亦或可乎豈婚家議處大抵親迎大節目旣未擧行小小節文固難以盡合古禮惟在參

酌而行之矣

或問古有六禮家禮只用納采納幣親迎三節請期一節亦當如儀云則遣使致書者凡三次耶寒岡曰請期一節似不可廢須考納幣條下楊氏復之註何如

親迎

或問婚禮之廢久矣下之人固不可復然南冥先生酌古參今使之初婚相見闕親迎一條外其餘曲折尚自依禮退溪曰好好弊家亦曾已行之矣

或問國俗婚禮太半就婦家交拜鄙家今將娶婦而路遠難辦就館之儀不獲已從俗則已失婚禮大體未知如何寒岡曰今人不能行婚禮豈但以路遠誠有奮然欲一遵

古禮則設使路遠豈無隨便善處之道乎然既有不獲已之勢而不免從俗則又非外人所敢勸也

或問新婿所著冠服當用何物側聞張德晦初迎相承尊命用公服云公服不可得則玄端紗帽何如寒岡曰冠服從俗用黑團領紗帽不妨昔者張德晦之來娶也用公服此因見古禮中有用公服之語而爲之然自今思之似不甚穩似不若從俗用黑團領反爲便安也

或問圍繞昉於何代而亦有何義世俗一切用之不以爲怪不親迎者用之亦不妨耶寒岡曰圍繞未知始自何時意者只是吾東人俗中之禮久而成禮耳今有好禮之人據古不用固善如不免從俗而用之亦復何妨然不用者

正用之者從俗耳
或問醮子註設壻席於其西北南向而醮女醴婦之席幷
同南向矣丘氏儀節醮子之席則南向而醮女之席則皆
北向自常情言之北向亦無妨而旣失家禮本意不可從
否旅軒曰從家禮排位恐得也
或問主人迎壻條只云揖讓以入然則只揖而無拜耶寒
岡曰禮主人迎壻于門外時主人再拜壻答再拜而家禮
略之勉齋黃氏以爲婚禮大節不可以不嚴其禮再拜之
禮不可以廢之云鄙人亦嘗以爲不可以不用再拜之禮
也
或問生鴈非所易得或用木鴈如何寒岡曰鴈不得其眞

借用生鵝不妨鵝卽今之家鴈者又無則古人令刻木用之矣

或問壻往時壻家女從者亦必用否寒岡曰女從者亦帶去以爲交拜時互相盥沃之用亦又何妨

或問婚禮沃盥是爲祭酒歟今俗或省沃盥之節此事何如祭酒亦何以爲之愚伏曰沃盥之節在交拜之前蓋古人重其事則必盥如冠禮三加賓皆盥是也此盥亦非專爲祭酒也但家禮壻盥于南婦從者沃之婦盥于北壻從者沃之卽儀禮所謂媵(女從者)御(音迓壻從者)沃盥交也今旣不能行親迎之禮不免行禮於女家而壻又不能具女僕以往則交沃之節無所施故省之亦出於苟簡非有他見也

承問叟息之交沃之節雖不能備而存其盥洗不害爲重其事若又備女僕以行則尤爲得禮惟在兩家議定如何耳祭酒小傾於地得之

或問壻婦交拜男再女四矣婦先壻答相錯以拜則婦後再拜時只獨拜矣或云婦先一拜壻卽答拜婦又再拜後壻卽答拜婦又一拜則相稱云或云婦先再拜壻答一拜婦又再拜壻答一拜則相適云由前則婦先一拜又再拜其義無據況婦後一拜之時無答拜由後則婦再壻一相答雖稱而亦未知其當將何以取中乎退溪曰頃年欽家醮孫女婦先再拜壻方與婦偕行再拜後息之猶未善今示婦再壻一復如之此一條當行之○曰前日妄意以婦

先再拜壻答一拜婦又再拜壻答一拜仰稟而批諭亦以爲是更考丘氏儀節則云婦先拜壻答拜而叙其節次則曰婦四拜壻再拜云婦先四拜然後壻答以再拜何如曰婦先四拜壻再拜依丘氏禮爲善

或問壻婦交拜之儀沙溪曰語類問婚禮溫公儀婦先拜夫程儀夫先拜婦或以爲妻者齊也當齊拜何者爲是朱子曰古者婦人與男子爲禮皆俠拜每拜以二爲禮婚禮婦先二拜夫答一拜婦又二拜夫又答一拜冠禮雖見母母亦俠拜

或問同牢之禮在古交拜卽行而時俗所尚必用三日依古卽行何如退溪曰卽行可也而習俗三日已久事多有

不相應者如何○曰同牢之時壻東婦西則各用饌床可
也而或有中設一床對坐成禮者各用似當此意何如曰
中設而對坐似非禮意當壻東婦西各用饌床油蜜果床
則用一可也○曰油蜜果床不得已用一而亦不可各用
乎曰蜜果用一本無所據一體胖合同牢示義共用一床
不爲無文故前白云云然本出吾俗有何拘礙量處爲佳
或問同牢之時初進酒又合巹只兩飮而必備三盞何義
今依禮只用二爵何如但祭酒時傾少許于地後又斟上
酒然後舉飮儀節所錄如此三盞之義亦或有據乎退溪
曰三盞必循俗意然只用二爵何害○曰合巹古用小瓢
而今不用用之何如紅絲之事尤無謂去之亦何如曰瓢

之用不用在所商浚紅絲循俗恐亦無甚害理
或問同牢之牢字以牲看否以器看否所以同牢者何義
沙溪曰郊特牲共牢而食註牢俎也王制註方氏曰牢圈
也以能有所畜故所畜之牲皆曰牢婚義共牢而食合巹
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註共牢而食同食一牲不
異牲也合巹有合體之義共牢有同尊卑之義

婦見舅姑

或問賤婦入門謁舅姑廟見等事欲依禮行之何如退溪
曰今俗親迎未行而欲行此數節似爲不知務然猶勝於
盡廢而不行也
或問世俗婚姻壻父有率其子往婦家成禮因見新婦新

婦當於此時行執贄之禮耶俟他日歸壻家行之耶沙溪曰因舅之來執贄而見有違禮意俟後日行之或可也然大本旣失一切皆非

或問婦奠贄幣贄幣何物耶沙溪曰曲禮婦人之摯榛栗脯脩棗椇(音矩名石李)一註摯執物以爲相見禮也周禮註摯之爲言至也所執以自致也亦作贄士婚禮婦執笲(音煩竹器而衣)者棗栗拜奠舅坐撫之腶脩拜奠姑擧以授人註棗栗取其早自謹敬腶脩取其斷斷自脩也禮輯曰家禮改用幣者近世以幣帛爲敬故擧其所貴者爲禮會通曰幣絹帛也量婦家貧富或絹或布隨宜用之不拘多少

或問今新婦入門當行饋舅姑之禮而地遠不得具饌以

來則到此烹飪無害否慈親獨對盛饌未安何以爲之次婦則無饋禮饗禮而只一禮之而已耶愚伏曰禮但言婦家具盛饌送至壻家而無他文蓋古人親迎必取近地而行禮故此等節目皆無拘礙今不能然則地遠或經數宿則勢不能具饌以來或從簡略或到此烹飪亦必有變通矣尊慈在堂而獨對盛饌果爲未安然禮旣無文不可杜撰只於行禮後別設筵如今俗禮設酌之爲未知如何次婦則禮見之後禮之如醮女而已此又無可疑矣

廟見

或問娶妻經年而歸或積年而歸則入門拜舅姑訖使之卽拜祠堂何如蓋古之必待三月者未成婦也今之時異

於古雖未歸而久修婦道又或生子而後始歸如是而尚待三月無乃執泥不通乎存羊之義亦不可不取不知何如退溪曰此處存羊之義恐用不得

或問娶婦已過三年而今始入門猶必三日而廟見歟其明日行之歟但於其來之日既飮從者則其明日行之又似未從容使之齊宿於道上而入門即令廟見如何寒岡曰逑昔以此事稟于李先生先生曰此處存羊之義恐用不得然今以淺見思之初歸入門即詣祠堂亦似太遽入門而拜舅姑齊宿而廟見恐爲穩當

或問新婦三日而廟見蓋謂親迎者也若經年或踰時而後來則見舅姑即拜祠堂後行見尊長饋舅姑之禮未知

如何沙溪曰來示得之退溪說亦然

或問舅姑已歿則新婦廟見其禮似自別未知如何沙溪曰士婚禮若舅姑旣歿則婦入三月乃奠菜註奠菜者以篚祭菜也蓋用菫疏此言舅姑俱歿者若舅歿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舅存姑歿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然如常禮也按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擇日而祭於禰此言奠菜即彼祭於禰一也用菫者取謹敬席于廟奧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註廟考妣之廟疏若生時見舅姑舅姑別席異面不與常祭同也祝盥婦盥于門外疏生見舅姑在外沐浴婦執笲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疏若張子李子婦拜扱地註手至地也猶男子稽首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婦降堂取笲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婦出祝闔牖戶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

舅姑醴婦之禮疏舅姑生時使贊醴婦於寢之戶牖之間今舅姑歿者使老醴婦於廟之房中其禮則同使老及處所則別也壻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疏舅姑存自饗送者今舅姑歿故壻兼饗丈夫婦人幷有贈錦之等朱子曰婚禮廟見舅姑之亡者而不及祖蓋古者宗子法行非宗子之家不可別立祖廟故但有禰廟今只共廟如何只見禰而不見祖此當以義起亦見祖可也

壻見婦之父母

或問婦見舅姑然後壻見婦之父母禮也此則親迎後節次今既不能親迎則壻在婦家安有不見婦之父母乎合否若在初日則翌日壻行見婦父母之禮何如退溪曰壻在婦家安得待後而不見婦父母乎翌日三日看事如何

而處之

或問婦人執幣既聞命矣壻見婦之父母亦皆有幣此禮可行否沙溪曰家禮有之雖非古禮行之無妨士婚禮壻入門東面奠贄再拜註贄雉也疏凡執贄相見皆親授受此獨奠之象父子之道質故不親授也士相見禮贄冬用雉雉死夏用腒乾雉也

或問婚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說何謂愚伏曰記曰齊之玄也以陰幽息也蓋人之心動而處明則散靜而居幽則聚故古人之齊也玄端而深居不與人坐所以專意於息親也婚乃嗣親之事人子感念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者故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息嗣親也此所謂陰幽之義亦

是齊心靜念之事不欲以和樂之聲散感念之情也

將婚遇喪

或問納采而壻之父母死則當待服除爲婚若壻死則柰何退溪曰曾子問吉日而女死條夫死亦如之註若夫死女以斬衰往弔旣葬而除也未論許嫁與否然先儒云聖人不能設法以禁再嫁此女必無禁嫁之理況吾東方婦女不許再嫁則此女成服往弔亦恐難行也○曰納采而壻之父母死則世之人或送衰服於婦家是何如曰當依曾子問納幣有吉日而壻之父母死處之送衰服不可也

或問將婚而遇喪則如之何沙溪曰古禮有節目當酌古參今倣而行之耳曾子問婚禮旣納幣有吉日女之父

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壻既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不娶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註有吉日期日已定也彼是父喪則此稱父之命彼是母喪則此稱母之命弔之親迎女在途而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途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註女子在室爲父三年已嫁則朞今既在途非在室矣用嫁喪之禮而服朞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

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曰除喪則不復婚禮可乎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註此特問齊衰大功之喪者小功及緦輕不廢婚禮婚禮畢乃哭耳若女家有齊衰大功之喪女亦不反歸也

家禮或問卷之二

器朴論料

一